笑報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朝鮮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第四十三號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縱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倚虹說集

全二定六實四二
書册價角售角分

畢倚虹先生所著小說以大東書局發行之星期與半月雜誌爲特多其文字清新俊逸不落恆蹊所以爲世重本局今特將畢先生各作專刊以餉愛讀畢先生小說者書之目錄已出版如下

畢先生遺像
鋼鋼湖上詞原稿
銲下良心
當壁啼痕
金屋騎兵
雪窖女
娥祉記
捕馬記
塔下
慈善事業
新舊軍衣
婚後的弟兄
吃人家飯的第一天
兒時一夢
第一兒院之長
貧家的離婚
美術情人
不離婚的三封信
青衣紅淚記
離婚後的婦人
傀儡婚姻
七個自殺的婦人
北里嬰兒
一星期的買辦
崔將軍妾軼事
崔將軍妾
十月姻緣記

寫意朋友　畢倚虹著　一册一角五分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大金蛛香烟

內有一角五角一元現洋贈券

空包每只換烟一支

立興烟草公司啓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濃薄關係身體之強弱故研究衛生者首宜保養身體調護氣血爲要自來血爲滋補血液妙品本藥房自發行以來治愈體血虛弱者不可勝計見神功久著確非僞藥可比世者可欺
凡男子面黃肌瘦血弱精虧婦女產後虛小兒患先天不足均宜服之
▲定價▼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口各埠藥房均有出售口

仿古印泥

仿古印泥　商標　完全國貨　紹興文茂山房秘製

本品爲紹興文茂山房主人王錦瀛君祖傳秘製原歷經各界採用無不滿意之處亦爲中國國貨用器價目分列如下
商界用（係五年陳之伏）甲種每盒一元　乙種每盒六角　丙種每盒四角五分
文房用（係十年陳之伏）
油所製　甲種每盒五元　乙種每盒二元五角
照上列價目出售不折不扣外埠函購加郵費每盒二角
▲價目▼
◻紹興文茂山房秘製上海大東書局代售◻

中德醫院廣告

愛克司光療治
德人創用愛克司光電療法療治各種重症極著奇效中外爭傳本院誠心濟世添用此法數月之間治愈瘰癧肺癆及各種疑難重症無算因知此法功效固自不凡如有患各種重症者速來就治取費當格外從廉
地址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電話西六百十三號

守仁醫院　白濁專科

凡初患白濁時即用最新美法醫治極易斷根若不即早醫治則其淋蟲移進致成後尿道病遂成老白濁矣斯時蟲未覺許多痛苦然而日久不治此症實難化不及如封口尿中不清除膿毒等以及腐中妻子或自尿道縮閉不能解尿致尿此不清此物自能出來漸化成毒如有以後即知其危害之道來新本醫生一醫於此特設本科專診老白濁以致之經醫治者願知本科亦新式器械愈清潔收效迅速取費醫法限期包診亦無復發之虞倘君患斯症請來法本科醫生當必詳細告君之者何醫也浙江路寗波路口消費坊守仁醫院例門診一元二角電話中央四一一五

唐拾義咳丸

肺病專門醫生

久咳成癆
注意注意
多咳傷肺日久成癆惟治癆病必急之藥惜全球醫界尙無發明幸經唐拾義醫生研究著奏特製久咳丸尤以阻其咳咳止則不致傷肺而成癆疾此正本清源之最良法也久著奇驗不可不知
價目每瓶一元
上海三馬路石路口
父子大藥房

花柳瘋癬皮膚病毒聖藥

天下名滿　上海太和大藥房發行
內服的治一切花柳病毒內蘊瘋痛外發潰爛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蘭士哈（內服外搽）
六零六
外搽的治一切梅毒瘡瘍腐爛及皮膚癬疥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機盒二角

汪洋醫生

汪洋醫生統治內外各科不論何症均極擅長對於花柳尤爲專門手術敏捷鑑別精詳凡患梅毒淋病無論新久或已經注射未愈或注射後病反加劇者[illegible]針或須注射或不須注射一經診察洞悉以徵結或宜或急立可解決宜服藥者即服藥宜注射者即注射德國六〇六且汪洋醫生索懷慈善遇病者經濟困難注射六〇六祇收藥本而已上午西門方浜橋山西醫院午後二時至六時在勞合路億鑫里（廣濟記樓上）公立大同醫院候診

本報特請

江一平大律師爲常年法律顧問

關於本報一切法律行爲均歸江一平大律師代爲辦理接洽此告

笑報社特啓

金鼠牌香煙

鼎鼎香煙厥名金鼠
氣馥如蘭價廉如許
可以思集可以添趣
日來安鐵華夷同與
日用所需費輕易取
有烟以來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吉光片羽

各紙烟號均有出售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心心照相館

照相放大
一律八折
各界賜顧
無任歡迎

地址南京路望平街口
電話中央四七七六號

大聯珠香烟

牌最價最値最滋最
好味高色巧錢光子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荒廬花語 (大完)

明星中之以風騷著者、推韓家之姊姊、妓流中之以風騷著者、則尙默然無聞、其實非妓流中無風騷名角也、不傳耳、福祥里卓文君家老五、騷人也、其人之騷不在骨、而在櫻桃之小口、每當一吐(語)一合(笑)之間、輒令人之意也消、其貌甚似甯波三傑中之王月娥、而以張口時爲尤像、王月娥、江新旅館中之紅人也、而老五、則亦福祥里中之紅人也、

尤有一老而騷者、爲樂餘一趙起鳳家之老大、韓家姊姊之騷、出自天然、老大之騷、則出自人工、風騷勾人之力、以老而騷者爲更佳、而騷之主要點、則應以服著者爲上選、若老大者、乃具此兩項資格無缺、昔金媛媛家阿寶、亦以老騷著稱、今阿寶已嫁人他去、妓流中老騷之代表人、殆非老大莫屬矣、

嵩山路韻籟、賭運中國務總理也、曾三爺時代之賭運、今已一榻糊塗、而花國之賭運、則至今猶屹然不移、嘗聞花界勸吸國貨香烟之告白、惟韻籟之簽名、最爲聚齊、豈眞筆跡能與其人之性情相似耶、此則不可得而知之矣、

韻籟 口心心攝

木先生傳 (補天海樓主)

木先生、不知何許人、以其貫性多木、故人皆以木先生呼之、先生初執教鞭於浦左、畢比坐擁、雅好漁色、林肉不足供其慾、両腿不足饕其胃、比鄰有女、辭懷多情、先生與之識、後以聲色過縱、致結珠胎、腹既澎湃、事遂破裂、鄉人以木先生不足爲人師、趨而逐之、先生惶無所之、乃入下江大學做高才生焉、去年五卅案起、先生爲國奔忙、鹿鹿魚魚、攪得少年聯合會會長一席、嗣後愛國運動、必有先生、無先生、不成愛國運動、先生之風頭亦大焉哉、去秋、先生集資倡一倚波女子中學於滬之城內、爲粥粥羣雌、蓋先生名而往求學者、奚啻河鯽、先生正中下懷、顧而樂之、先生食肉過多、患有瘡疥、以是歷赴某大醫院就治、乘一破舊汽車、挾雙美以俱、左擁右抱、風馳而過、見者咸羨之、五卅一週紀念後、[illegible]烈士墓[illegible]先生[illegible]與其勞、有謂時勢造英雄者、余曰、否否、若目今時勢者、或則英雄造之也、若木先生者、亦可傳於世矣、

胡同光害人 (天恨)

胡同光君是小子的神交之一、並沒有謀過面、有什麼舉害我呢、原來他有一次、在半月雜誌上、做了一篇嚶鳴雜錄、述及小子、說是他有一部橄欖集將出版、在報上徵求題序、被小子看見、就自動的做了一篇序文寄給他、就此締交了、因爲如此、月前有一位先生、也有一部書出版、請我作序、我又懶得異常、不但不曾信到即撰、且連覆信都沒有寫、這並非瞧不起人、實在是懶的原故、今天又有信來、措詞便不像第一次客氣了、含着[illegible]、說從前胡同光不過在報上[illegible]、我便[illegible]序、現在[illegible]、喫、宛枉、我還記得、同光[illegible]信同我索序、才獻醜的、未有信之先、我何嘗曉得他有一部橄欖集待刊呢、同光馬馬虎虎的說了這幾句、卻累得我受人一陣譏刺、豈非害人不淺麼、哈哈、

□ □ □

臭哉大喇叭 (補天海樓主)

小病兼旬、致大喇叭吹來蒲蒲之聲、未曾一復、喇叭得勿搖其頭而大笑曰、樓主弱者、賊不禁喇叭大吹而特吹也、嘻、喇叭何人斯、賊之臭者也、不觀乎本報第四十號之喇叭自道曰、祇有千日作賊、決無千日防賊、於是乎樓主之後門、僞之乘隙而進、既未取貴重物品、竟寶得布丁客湯、扁後謹告大糞信徒、无公先生、倘有坑旁另點、厠邊鷄湯、幸弗與大糞而共棄之、顧留之以饗喇叭、綠喇叭向抱屁映光之不吃飯主義、是則明明抱吃糞主義也、喇叭亦可憐矣、吃癟論喇叭、發出聲來、嗚嗚咽咽的、[illegible]有些鴨屎臭麼、噫、此无公之贊美喇叭也、喇叭癟則癟矣、何屎臭哉、臭雖臭矣、[illegible]嗚嗚咽咽何爲耶、大[illegible]而特癟、非樓主一人[illegible]、喇叭尙有何言、閒話少說、總之[illegible]直自有公論、癟否無[illegible]、既吃癟於樓主、復[illegible]笑也)癟於无公、白老[illegible]聲而明之、曰嗚嗚不[illegible]、曰嘰吶不休、喇叭即臭翁、臭翁即喇叭、無怪其喇叭聲中、臭氣連綿、臭哉大喇叭、人將掩鼻而過之、爾即有答我、亦惟自歉其臭、今還強詞奪理、顧爾藏其臭而已、

樓主小病初痊、握錐千鈞、亦不願再爲臭人辯、喇叭體會我心、早已聲明於前、今而後、各自休休、臭哉大喇叭、休、休、休、

□ □ □

受窘記 (岳岳)

[illegible]異常的扇子、兩面都是寫的字、寫得龍飛鳳舞、可是陳義奧妙、頗費索解、前晚某白先生、以及白老板們我三個人、碰着了這位臭翁、他便拿這把扇子來炫耀、說你們三人、誰能懂得這扇子上的字、我就佩服他、當時我們三個人傳觀了一會、簡直莫明其妙、因爲語句怪特、眞眞是不知所云、就連那位某白先生、雖於考據典實方面、很有研究、竟也說不出其所以然啊、至於這扇子上、究竟寫的甚麼、想我暫不實佈罷、

馬路電訊

▲新劇慈善會、日前(三十日)在笑舞台開評議會、到者有鄭正秋顧無爲張嘯天等百餘新劇名人、並議決於本月十七日、假座法界共舞台、演劇一天、所得售資、悉充會中經費、該日戲碼爲十數班滑稽名角合演之教歌、汪優游徐半梅君之文明人、顧無爲君之隱刺劇、鄭正秋君則特編一應時社會大名劇云云、(喇叭)

▲翠芳會中名花顧翠蘋、現已加入天一影片公司、將任以新片中之要角、該公司並羅致一女大胖子、其體格之肥、不遜於開司東云、(吃癟)

▲白老板之娘舅、前晚在地不韵樓、見臭翁大罵校書斷命人、不作興拆爛汚、眞正罪過、要爛脫舌頭根云、(下流)

▲艷秋老四、本住馬立師之馬安里、自住一上一下之石庫門。茲因現狀拮据、於日前將房屋頂讓於人、得資爲羅漢之半數、隨四明寄住伊母媚香樓處、(之白)

▲坤伶兼電影明星倪紅雁、自脫離天韵樓後、曾一度在神仙世界客串二天、餘則仍在家、聞有大文豪松江才子、自見伊之小情人片後、大爲傾倒、擬爲之刊一紅雁集云、(可人兒)

讀了請求更正 (白老板)

怪風出風頭的怪風、說我馬過放砲、呵呵、人家鬧得一天星斗的什麼『癟』不『癟』、這風兒一動也不動、我手癢一癢、做了則湊個鬧熱、這可怪的風兒、就吹了起來了、哈哈、老實說、我砲卻不會放、或者放你一馬、倒也可以、區區一張卡片、不要的很多很多、照怪風大驚小怪的請求更正、本報倒好出張特刊了、這樣看起來、怪風未免少見多怪呢、呵呵、

改試郵務生形色 (風怪)

月之六日、爲郵政局改試郵務生之日、聞本屆投自薦書者、計六千餘人、得與口試者三千餘人、及是日筆試則已淘汰至三百餘人矣、然而此三百餘人中尙祇取三十餘人耳、風友顧君、亦爲與試者之一、昨以當時詳情相告、因爲有趣者錄之、

考試鐘點爲晨間七時起、及六時許、天潼路角之郵政局門、衣冠楚楚、默立而鵠候者、已黑壓壓地、佔滿一街、爲狀絕肖孫中山逝世追悼會中之各校學生、所異者僅少手中一面白旗耳、試堂分三室、室容八十餘人、監試者每室八九人、悉係局中郵務員、目光炯炯、往來梭視、若饞貓見鼠、欲得而甘心者、

是日天氣奇熱、而試堂中長窗洞啟、電扇送風、反覺涼爽異常、及午時陽光爛目、書算不便、局中亟於中餐休息時、將窗上玻璃、遍塗極精美之綠色油漆、於是更形利便、與試者咸各默念阿彌陀佛不止、郵務副總管、亦巡視三室中、作更進一層之監試、此公狀貌絕肖滑稽大王卓別林、與試者之中、竟有數人望之格格痴笑、卓面遂染赤化、試題中有『各舉甘肅省二處地名』一題、顧君鄰座者、竟誤將宜花(屬直隸)蒲陽(屬奉天)列入、土地搬場、發松之至、蓋時間忽促、急極而昏也、

考時規律奇嚴、不得隨意發言、或離座、即起立吐痰、亦必請得監試員之許可、否則即行逐出、於是一般東亞病夫之多痰者、咸各侷促不安、面呈苦色、趣哉、又有一胖、面積足與許奎官相埒、狀頗着急、汗珠滾滾、若雨點之下滴、雙目呆瞪若定、以手搔髮不止、遂大爲監試員所嚴視、豈知尤弄尤僵、竟至化爲文曲魁星、提筆而不能下矣、

上海肇豐行肥田粉部啟事

本行發行之德國九牛牌二虎牌肥田粉乃世界最著名之肥田良品用於五穀植物[illegible]產增旺且價値低廉用法簡易故自行銷[illegible]歡迎本行在各省各縣設有經理[illegible]處[illegible]近向各經理處購用其有未設經理之處如[illegible]或願任經理者請直接函致本行商洽章程仿單[illegible]寄此佈
本行地址上海[illegible]界路一七二號 電話北四五三號

上海四馬路
得勝留聲機器公司

增設廉價贈品部
新式旅行機每只 實洋四十元 贈百代片十張
新式檯擺機每只 實洋四十二元 贈百代片十張
玲瓏鐵殼機每只 實洋念八元 贈鋼針唱片一張

三星燕牡記 (十一) (公公)

繼忠拿了一百塊錢、把剛纔燙好的西裝穿好、摸出一個金時計一看、已是三點十五分了、忙走到客堂來等候懷仁、踱來踱去、等了許久、頻頻摸出時計來看了又看、恨不得立時便到七點鐘、可是那長針依然指着三點二十分、似乎比往日格外行得遲慢、但對一對壁上掛的大鐘、也是一樣的三鐘二十分、心裏想想、隔懷仁約定的時候、還差三點多鐘、一個人坐着、如何過得這許多長光呢、正在焦急萬分、門鈴忽然叮叮地響起來、繼忠以爲一定是懷仁來了、急忙走出去一看、原來是他父親去望朋友回來、見繼忠穿得這般漂亮、便問他那裏去、說、現在學校裏建築一所圖書館、今天校長教我們去担任捐募、所以穿得漂亮些、纔好去見那些富人募捐呢、他的父親被他瞞過、自回內室去了、繼忠立在門外瞭望、遠遠望見懷仁坐着一部車子來了、繼忠忙迎上去、問道、此時可去了麼、我等了好久了、懷仁見他這樣心急、便故意戲弄他道、眞氣煞、今天不好去了、他有病呢、繼忠聽說心裏一氣、竟說不出話來、懷仁却笑不可仰、忙扯着繼忠的手道、豎子、隨我來罷、辰光還早呢、此時繼忠纔知道懷仁是和他說笑、便問懷仁要到什麼時候、纔可以去、懷仁道、我們且去約好了幾個朋友、然後去也不遲呢、於是兩人便一同去尋那班舊朋友、都約好了、繼忠就和懷仁先去紅卿那兒等候、到八點鐘、這班朋友也陸續到齊了、一個姓易名喚少童、一個姓倪名喚文詠、一個姓沈名喚朋官、其餘還有三個、一個姓曾、一個姓梁、一個姓伍、六個人各各叫了一個堂差、姓易的和姓倪姓沈的並繼忠、四人便叉起麻雀來、姓曾的和姓梁姓伍的、都去吸烟、懷仁和紅卿却坐在繼忠背後作旁觀、繼忠本來醉翁之意不在酒、胡亂叉了幾圈麻雀、便入席吃酒、一直吃到一點鐘、大家便謝了一聲都走了、

紅七拆姘始末記 (康晾背)

福裕里紅寶珍老七、前節做着兩隻白板、一位是前馬路不除錢莊的跑街先生燭某、一位是蠶腳花柳醫生洪某、那燭某比洪某來得面孔漂亮、而且在老七面上肯下些小功夫、所以老七對於燭某、比洪某來得歡喜、誰得這位燭某在端節裏他的保頭人曉得他在外面胡調、而且在店裏用空了錢、就此一聲退保、把燭某一隻飯碗頓時敲碎、這消息傳到老七耳朶裏、像煞換了一副神氣、比從前那樣要好、起碼減退了百分之八十、那燭某雖然明白、可是老七依舊陪他睡覺、也就假痴假呆、嘸啥閒話、這天燭某同了老七到大世界去白相、正在共和廳裏聽女校書、冷不防有個人在老七背後拍了一下、那老七回道去一看、啊呀、不是別人、却就是洪某、老七就對那燭某說了一聲對不住、賊禿嘻嘻跟了洪某去了、這時眞氣得燭某屁眼裏出烟、連後門都氣、眼看他們倆走遠了、才也一步懶一步的走出來、過了一天、偏偏在馬路上又碰見老七、那燭某自然扳起面孔、要問昨天之事、那老七倒並不在意、回說『我是隨便的、總歸啥人養得起我、我就歸跟啥人去、本來我是願意跟儂的、那末儂到底阿養得起我呢、老實說、儂現在生意也[illegible]不、自家顧自家、看起來也已經難哉、這種念頭、我勸儂息息罷、橫勢以後日子[illegible]、再說吧、我現在也[illegible]不法子、祇有[illegible]洪家裏一條路、阿是弗是、儂去罷、啊、當心啊、』說完了、大篇、對燭某笑了笑、就此自顧自的走了、眞氣得一佛出世、二佛湼槃、呆呆的立了多時、才快快的走了、走到定均里一家燕子窠裏、剛剛[illegible]了二筒烟、他的好友賊骨頭來了、這位賊骨頭素來是有智多星綽號的、燭某就將此事一五一十告訴他、幷要他想一個法子出出氣、賊骨頭道、『這有何難、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小北洋、專管格種事體是拿手好戲、你要辦、我就替你喊他去、老實說、你在老七身上也用過[illegible]、今她既然如此、儂也用不着[illegible]、叫她擺出一句閒話來、否則、不[illegible]氣多少請她拿些出來、』燭某這[illegible]正在窘鄉、自然贊成、兩家頭計[illegible]既定、就預備講斤頭拆姘頭、事既如此、那老七天然也挽出人來、可是到了那天、小北洋居然佔了上風、好容易經多少人和解、那老七總算拿出一百洋錢、以八十元歸燭某到手、以二十元作打雜用費、總把此事完結、兩家頭也就此姘[illegible]拆開、

喇叭聲音大響 ([illegible])

昨天見了大喇叭、他很得意的對[illegible]說、他這大喇叭名字、過幾天怕[illegible]也和三小同在小報界中齊名麼四[illegible]、我問他何以見得、他說、你瞧近[illegible]不是很有人看得起我、在那裏大[illegible]大捧麼、如不然、區區賤名、何[illegible]他們時常提及呢、我一細想、覺得不錯、因爲大喇叭近來、不曾成爲衆矢之的、第一個是那位補天境海樓主、說大喇叭爲人吃癟、第二是白老板和他開玩笑、好了、現在第三、便有那位礦春先生、忽然一時高興、也要同大喇叭搜白相、在愛鍊報上來了一篇『關非紅』、所以大喇叭說、我倒唯恐他們不來尋着我、我是來者不懼、頂好你們替我代吹、那末我的喇叭聲音、可以格外大響而特響咧、啊喲、這麼說來、那是補天境海樓主白老板礦春三位、在那兒替大喇叭做義務宣傳員哩、大喇叭却正好利用這個機會出風頭了、而編輯先生、更可以實着多點字了、

介紹一位美人 (康晾背)

我說的這個美人、並不是外國來路的舶來品、却的的確確是完全國貨、這個美人、年紀約摸廿多兩歲、說的好一口蘇州話、一雙面孔、白而帶[illegible]滴滴、身體不壯不瘦、恰乎其中、眞所謂柳腰細細、體態婀娜、走起路來、寫寫意意、苗苗條條、這個十全十美的美人、我一支禿筆一時也形容不出、總之是人人所愛、個個歡喜、眞可算是上海灘上的獨一無二、蓋中無雙、第一位美人、

哈哈她是誰、老實告訴你們、她是西福致的妙鳳雲寶『阿小妹』、如果你們不信、不妨就叫來試試看、好在頭一回打機堂差、並不要化錢的、這種第一美人、實在是難得見的、像這種便宜貨、更是難得塌的、但是你們寫局票的時候、千萬要加注『阿小妹』『跟』四個字、否則美人是不會來的、恭喜恭喜、恭喜你們眼福不淺、但是我這樣好意、你們見過之後、不知怎樣謝我呢、

○○○

頑僧呼冤 (頑僧)

昨由頑石君寄到笑報三日刊、內載陳翠娥燒香受窘記一則、形容甚盡、顧投稿者署名頑僧、鄙人遂深受頑石君責言、云不應形其情人之醜態、使人難堪、第思鄙人對於笑報並無投稿、想是膺鼎冒充、惟該房有妖形怪狀之治葉江北老三、時以包孝肅之黑臉偷客、設有其事、或爲官證、在老八嬌小婉轉、頗悉親疎、猶不忍言其短處、況老四乃歡友之情人、縱有過失、亦不敢洩、昔津門有冒瘦鵑名在外欽錢、今歇浦江頭、竟有冒鄙人而毀人過失、誠爲無獨有偶、然鄙人名譽事小、老四所關非淺、今特登報更正、以重事實、乞登來函欄、是所至感、

□ □ □

香色惱人錄 (四三) 荒唐生

長篇社會小說

第三回 寄跡韓莊姑爲砧上肉 投身銀幕且作影中花

那『電影明星之墮落』這本戲、果然葉了袁蘸芬三個字、賣了許多錢、那袁蘸芬却也因爲演了這本『電影明星之墮落』、大大的抖起來了、那時間這袁蘸芬的一個名字、就叫得應天價響、人家說起來、也口口聲聲都叫伊明星了、那時便有幾家影片公司看得眼紅、託人來挖、情願出一百二百塊錢一月的薪水、怎那袁蘸芬已被這位導演先生先下手爲強、出了一百五十元一月的薪水、訂下一年合同了、原來這位導演先生、姓白、單名一個蝨字、白蝨二個字、叫起來怪難聽的、可是他老人家取了這一個名字、却很是得意、因爲他以謂名字上取什麼熟用字眼、一定不能夠得人注意、非得別出心裁、取一個怪字眼出來不可、果不其然、他這一個名字出現、社會上便沒有一個不曉得這位白蝨先生了、而且他這家影片公司的名目、也取得奇怪、叫做野雞影片公司、像這一本片子、報紙上廣告登出去、便是『野雞影片公司出品、白蝨導演、袁蘸芬主演、電影明星之墮落』、四個名字中、到有三個名字、是很特別的、社會上見了廣告一轟動、他這公司、營業便蒸蒸日上了、便是九小姐取這袁蘸芬三字之時、白蝨也並不贊成、本來想替伊改過、因爲九小姐、義取對照、一定不答應、拗不過伊、這纔作罷的、閒胃不表、祇說白蝨請了袁蘸芬進野雞影片公司、他可沒有一個用意、